◇生活空间

天下第一晒

[南京]刘 慧

只要太阳一露脸,楼上周老太家的东西就占领了整个天台,花花绿绿铺满好几百平方米,不仅有床单、被罩、衣服,还有窗帘、地垫、沙发套,啥色的都有,很是壮观。我老琢磨,要是家里的天花板能扒下来,估计早被她搬上来见光了。再说,这得有多厚的家底儿,才经得起这么晒?打那起,我私下管她叫“天下第一晒”。

“小刘,今天晒被子?我让你哦!”天台上碰见,她总这么招呼。“好的呀!姐姐,谢谢你啦!”我嘴上甜甜地应着,心里却直犯嘀咕:“这公共天台啥时候成你家的私产了?连太阳都得归你调配?”不过本着远亲不如近邻的原则,我咬着发酸的牙根,维持着面子上的客气。

这层窗户纸差点被她一句话捅破。有一天,她拉住我神神秘秘地说:“小刘,我说了你不要生气哈。你家小二宝长得真丑,不过看着挺敦实,以后长开了就好了。”我对孩子长相本来没啥执念,健康就行。可她这么直愣愣地点评,我那火“噌”就上来了,笑眯眯地顶了回去:“姐姐,生孩子这事吧,你生个王子你爱,我生只青蛙我喜欢。对不对呀,青蛙姐姐?”

空气突然安静了。那一刻,我就看着她原本热情的脸僵住了,随后冷哼一声转身下楼了。

打那以后,我们在楼道或天台撞见,她喊我王子妈妈,我回她周大美女。客气却不热情,有礼却又疏离。天台还是那么大,我们愣是晒出了楚河汉界,互不干扰,连眼神交流都省了。

打破这层僵局的,是一阵突如其来的风。那天上午,我刚抱上天台的被罩被掀得翻了一角,我手忙脚乱地去拽,周老太刚好晒完自家的床单路过,顺手就帮我把竹竿扶稳,还从兜里摸出个晾衣夹递过来:“这风邪乎,可得把被角夹牢,不然掉下来,你还得重洗,这天儿哪能等得起。”我愣了一下,接过夹子,小声地挤出一声“谢谢”。她抬起头,看了我一眼,拍拍手上并不存在的灰,一步一步走出了天台。我俩没多唠,但那股堵在中间的别扭劲儿,顺着风就散了小半。

真正的转机,其实是我家72岁的婆婆带来的。老太太刚从老家来,哪懂怎么侍弄纸尿裤,拿着捣鼓半天,前后都分不清,急得满头汗也穿不上。正巧下楼的周老太路过,往门缝里一瞅,急得直拍门:“马老太,你那手艺不行,拙死了,放下,我来!”她三步并作两步进屋,把小二宝的脚丫子一提,尿不湿往屁股底下一塞,左右魔术贴“唰唰”一黏,齐活儿!

老太太之间交朋友,比年轻人坦荡得多。年轻人掏心窝子得喝三杯奶茶外加几轮尬聊,她们一泡尿的工夫就够了。于是,周老太成了我婆婆的育儿导师,而我婆婆则成了她天台菜园的技术指导。其实那所谓的菜园,不过就是几盆葱姜蒜,外加几泡沫箱的青菜、萝卜和小黄瓜。两个老太太一来二去,一个把菜园子伺候得郁郁葱葱,一个顺顺利利把小二宝送进了幼儿园,日子过得热气腾腾。真的是种菜如养娃,养娃如种菜,两头都不耽误。

如今只要大晴天,“天下第一晒”依然雷打不动地出动,不仅晒被子衣服,还晒起了婆婆教她做秘制的萝卜干。只是每逢节假日,她在天台偶尔碰见我,总会主动把靠南的那块阳光最暖的位置腾出来:“小刘,你们年轻人平时上班忙,趁放假多晒晒。我老婆子闲人一个,哪天晒都行。”

听着这话,看着阳光下那个忙碌的身影,我忽然咂摸出味儿来:原来太阳晒久了,不仅心里头暖烘烘的,还连带着整个人都敞亮起来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◇似水流年

说 鱼

[南京]夏学海

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天空,像漏了一样。夏秋两季,连着阴雨,洪水一场接一场,是常有的事。

大雨过后,庄稼蔫蔫地立着,地里积了水,烂得人下不去脚,只能由它泡着,沤着。庄上人便闲下来,大人小孩都聚到场头上谈天说地。场头是晒谷子的平地,人们铺几张草垫,蹲着、站着,烟袋锅子吧嗒吧嗒地响,一聊就是半天。谈庄稼,谈雨水,也谈雨后泄水逮鱼。

那时我十来岁,正是听什么都当真的年纪。张家二爷说,邻人在大马路上捡到几条鱼,都是红鲤鱼,一斤多重一条;李家婶子说,有人拎着筐子在荞麦田里转了一圈,竟捡回一筐大鱼,条条二斤以上。我听了心里痒痒的,总想着那白花花的荞麦地里,搁那么远的高地上,到底怎么有那么多鱼的。

那时,我不会使网具,可自家屋后,就是一条大圩沟,沟边有芦苇、蒲草、杞柳和大树,沟的两头通着两个大水塘,一头叫小柴塘,一头叫夏码头,夏码头这头通向一条大河,大河没有名字,当地人都叫大河。

发大水时,沟满河平。浑黄的水漫过沟沿,小柴塘的水往夏码头流,夏码头的水往大河里流。我便找一个适当的出口处打起堰坝,坝上铺一张芦柴帘子,压得结结实实,留下六七寸高的落差。水从坝上淌下来,哗哗地响,鱼顺着水头往下落,掉在柴帘上,活蹦乱跳,却再也跑不了了。雨水多的年头,一次能淌到三五十斤鱼,大多是乌鱼,也杂着鲫鱼、鲤鱼。有一年,竟淌到一条十多斤重的大乌鱼,一家人都围着看。

可是,我心里一直有个疙瘩解不开,想了多年也没想明白。荞麦地明明不挨着河、不挨着塘,鱼是从哪里来?

前些年,我回家探亲,说起这些旧事,邻居柳大爹呵呵一笑:“你这就不懂了吧?鱼是会飞的。”我感到惊诧。柳大爹说,大雨不断流的时候,原本在池塘、河道里的鱼,特别是鲤鱼,最肯起飞,会乘着雨幕,像在水里游泳一样,奋力往天上蹿。秋季正是荞麦开花时节,满田白花花的,白茫茫一大片,鱼看着以为是水,便朝那里落,有的鱼能飞几里路远。

世事大变化。那次探亲,老屋还在,大沟却早填了,场头也成了水泥地,土地也承包了,都成了大片连块的机耕田。鱼的故事早就没影了,鱼会不会飞,其实已不重要。儿时的水、儿时的鱼,都成了旧话。

